

李建伟不慎将坐落铁西街粮库住宅楼,证号为(2001)082211572,分摊面积41.78平方米的国有土地证遗失,特此声明。

声明人:李建伟

2023年5月23日

遗失声明

王翠霞残疾证丢失,证号:22022519670201324142,声明作废。

公告

依据《物权法》第146条规定:“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互换、出资或者赠予的,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一并转让”。第147条规定:“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、互换、出资或者赠予的,该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一并处置”。

土地使用者:王学胜,坐落于2区14段268-1号,房屋所有权已于2009年11月10日转让给吴亚杰,依据《物权法》第147条规定,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。

特此公告

镇赉县不动产登记中心

2023年5月29日

吉林农村报 中缝广告

0431-80563797

乡间磨刀人

□吕传彬

上世纪90年代初,一名长者经常扛着长板凳穿村过巷。他大声吆喝:“磨刀磨刀,菜刀镰刀铲刀,磨得比新刀锋利。要是不够锋利,一分钱不收!”听到长者叫喊,我们村童尾随其后,就想看他如何磨刀。

磨刀长者姓余,应该刚过六十,我们喊他余师傅。他不苟言笑,在村前大榕树下摆好长板凳,慢吞吞坐下来,弯腰拖过木制工具箱揭开,小心翼翼掏出一块石头。石头如人们的巴掌长短,扁扁的。余师傅轻轻拿起石头,按在长板凳另一头凹下的位置,之间毫无缝隙。我们想当然认定这就是磨刀石。

陆续有村人拿来用钝了的菜刀。村人问:“磨一把菜刀多少钱?”余师傅望望菜刀说:“你这把菜刀不用很久了,生锈了。”余师傅又说:“你的菜刀需花费多些时间,两毛钱吧。”

村人还价:“一毛钱行不行?”余师傅不吭声,接过菜刀放在洒过清水的磨刀石上,他一手压着磨刀石,一手攥紧刀柄。只听“唰唰”之声响起,刀面倒转来回,反反复复磨。声音一高一低在我们耳边回旋,却不觉得难听刺耳。

前后几分钟不停歇,余师傅拿起菜刀凑近面前,冲着刀口哈出一口气。我们猜不透这动作何意

思?余师傅将菜刀递给村人说:“足够锋利了,半年不用再磨。试试看。”

村人说:“我身边无肉无菜可切,怎么试?”余师傅嘴角挤出难得一见的微笑。他拔下头顶的一丝白发说:“拿刀过来。”他将白发凑近刀口再吹一口气,只见白发断开,飘落地上。村人脱口而出:“确实比新菜刀锋利。”余师傅伸出五个手指头说:“五分钱。”

也许长时间磨刀疲累了,余师傅有时放下刀具,用力敲打腰身离开长板凳,倚住榕树树干小睡。我们默默坐在旁边,最调皮的村童也不吱声,任由他鼾声大作。

小伙伴知道,稍作休息的余师傅,醒来后会边磨刀边讲故事。他讲的逸闻趣事,可能让我们笑痛肚皮,但他由始至终神色不变。

当日,余师傅逐一磨好村人的刀具后,小心翼翼地用毛巾包裹磨刀石,再谨慎放进木制工具箱。他端起长板凳,回头爽朗地对围拢身边的村童说:“你们想听故事,等我下次来村子磨刀。”

我们等着余师傅讲故事,却一直不见他上村磨刀。大人说,余师傅的儿子在城区工作,考虑近身照顾父亲,孝顺地要他搬去城区同住。自此,我们再未见过余师傅。

时间过了三年。午间,村子走进一名中年人。中年人如同余师

傅,扛着一张长板凳边走边吆喝。

中年人姓曲,我们叫他曲师傅。听说他借住在邻村的祠堂,早晚出门磨刀;即使不是磨刀,他也会扛着长板凳来榕树下坐坐,与村人聊天闲谈。

他磨刀没有多大收入,却大方助人。某天有个瘦小男孩坐在树下吃饭,端着饭碗全是青菜,他掏出五块钱给男孩说:“回去要爸爸妈妈买些猪肉,保养好身体。”

听说,曲师傅除了磨刀,还有医治疑难杂症的民间方子,好些村人曾经得他帮助。至今乡村有人说及曲师傅,还会交口称赞。

一名叫新叔的邻村人,绘声绘色对众人说,有次吃饭不小心鱼骨哽喉,去卫生站要大夫取鱼骨,大夫却说不见鱼骨。新叔难受不堪,刚好曲师傅上村磨刀,他二话不说,嘱咐新叔回家拿玻璃杯子。待新叔来到榕树下,曲师傅即要新叔转身,然后拿起携带的热水壶,往杯子倒满开水递给新叔饮用。过了一阵,新叔竟感觉咽喉好多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,某天曲师傅走进我们村子说辞行,他虔诚地表达谢意,感谢一大群村人的热情热心。曲师傅离开居住的邻村祠堂时,留下那张固定磨刀石的长板凳,说给村人使用。多年过去了,而今长板凳和磨刀石存留祠堂与否,不得而知。

村头老杨树

□孙世梅

小时候,村头有一棵老杨树,它独自守在村口,像村子的庇护神。虽是独木,却不显孤单。在大人和孩子的眼里,老杨树太古老了,绝不可以冒犯。它到底有多少岁,村子里最年长的老人也说不清,他只是说他爷爷小的时候,村头就有这棵老杨树了。

老杨树倒不是很高,很粗很粗的树干顶着很大很大的树冠。树干是笔直的,只是稍稍有点向路的里侧倾斜。树干到底有多粗,大概要三五个小伙伴才能合抱得过来。老杨树的叶片不大,是很稠很密的那种。其实“稠”和“密”是一回事,仿佛这样说了,便更“稠密”了。它撑起一片绿色的天空,是大而圆的,很规则。每一年,老杨树还不断地发出新枝,吐出新叶,倔强地向四周继续延伸……这绿色的天空下,便成了我们的乐园。

放学了,贪玩的孩子是不着急回家的。我们三五成群聚集到老杨树下,女孩子跳皮筋,男孩子弹玻璃球。大家玩得热火朝天,蹦着跳着,笑着闹着,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,直到大人一遍一遍地喊我们回家吃饭,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春播收工后的男人女人有时也会在这里逗留一会,唠唠东家的长,说说西家的短。我们在旁边玩我们的,偶尔有心或无意地听着,也在小小的心里做着判断和衡量,知晓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。在这棵老杨树下,乡亲们也会谈天说地,说到坐飞机,说到去北京,说到城里是什么样的……我们听着,心里紧跟着长了翅膀,飞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夏日的一天,闷得出奇。傍晚,先是起了风,夏日里少见的很大的风。随即便下起了雨,劈头盖脸地下,还有刺眼的闪电及脆响的雷声。家家户户都关上门窗。这风雨整整持续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,风停雨住,不消说满园的庄稼全都服服帖帖的样子,一律趴在地面上,甜高粱还被连根拔起,房前屋后的柳树也都枝折叶落。傍晚,和几个伙伴到河边去玩,不经意间看到老杨树,想不到昨夜那股风急雨骤,它竟和往常一样立在那里,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,粗粗的树干稳稳地托举着大而圆的树冠,沧桑道劲的枝杈斜挑着西沉的夕阳。

如今,我早已走出了老杨树顶着的那片天,飞机也不知道坐了多少次了,不知那棵老杨树是否还在。春风过处,一树的飒飒声响;夏日当空,一头的浓荫匝地;秋阳西下,一地的黄绿斑驳;冬寒凛冽,一角的灰色天幕。不管它还在不在村口,都稳稳当当地立在我的心里。一同在心里扎下根的,还有一直滚烫的梦想……

故乡的海龙湖

□王雨桦

夏季的雨,多且繁,却给城市带来了清新。经过雨的洗礼,空气中浮尘尽去,路边翠绿的树叶挂满了晶莹的水珠,盛开的花朵经过雨的滋润更加娇艳。迎着雨后的阳光,我来到了海龙湖这久仰之地。

入口景观道两侧,亮红色的秋海棠绽放得鲜艳而绚烂,似笑容可掬的少女迎着游客的到来。再向前走,映入眼帘的是高低错落的喷泉,孩子在清凉中尽情嬉戏,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灿烂。水波光影随着音乐节奏幻化出多彩的色调,犹如光的音符在五线谱上跳动。路旁是一片花海,五彩缤纷的鲜花在游人眼前争奇斗艳,引来许多美女在此拍照。再往前走,走过湖边栈道,观景台仿佛水光天色中的阆苑瑶台,登临远眺,波光船影,尽收眼底,美不胜收。

沿湖边漫步,清风徐徐拂过,水草与苇影摇曳起舞,在波光粼粼中尽显温柔妩媚。恰巧淅淅沥沥的小雨也来与之共舞,直到微风渐渐离去,轻盈的舞蹈才随着最后一滴水跃入湖中,而告一段落。

微雨过后的阳光更为亲切,映得杏树上的果实透出浅红,似少女娇羞的脸。旁边数株苹果树上,青涩的果子结满枝头,压得枝条婀娜多姿。木质小道穿过草丛直通湖边,尽头有少女正荡着秋千,爽朗的笑声荡漾在水面。此时,一叶红舟游弋于水云间,破开碧波,在湖面上轻盈飞翔,将人带入了画境。遥望湖中的禹门岛,那一片树林高低起伏,错落有致,恰似一幅水墨丹青,愈加清丽诱人。

从湖边沿石阶往上,便是环湖公路,路旁花草娇艳,千姿百态。多彩的牵牛花,绛紫的薰衣草,鲜艳的串红,翠绿中点缀着五彩斑斓。微风拂过,香气弥漫,与萦绕耳旁的音乐相辅相成,让人沉醉于这片如梦的境界之中……

穿过白桦林,路过睡莲池,便到达了梅溪湿地。茂密的芦苇把荷花池圈起,将中间的荷花保护得密密实实。大片的荷叶铺满了整个水域,浅粉色的花蕾含苞待放,颇有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韵味。对面是静廊,一抬头便能见到万顷

碧波旁的雕栏画栋。门楣上,一笔秀丽好字“棧外芳洲呈秀色,湖中碧水映清”,又有“聊借长廊避风雨,但凭曲径陶情智”的优雅。沿长廊拾级而下,终点可见一亭楼小院,名“荷语亭”,顶部飞檐翘角,古色古香。这时,淅淅沥沥的小雨又如如绢丝般落下,又轻又细,如烟似雾,轻柔的滋润着大地和人心。冒雨前行却不觉雨的淋漓,只觉得画中徜徉的美妙。

不知不觉行至十里铺,宛如走进江南古镇。“青砖小瓦马头墙,回廊挂落花格窗”,形象地描绘出这里的建筑风格。牛毛细雨在屋檐上汇聚,又从檐角滴落,在地面溅起一片水花,碎了,散了,又聚了。庭前品茶,花间醉酒,闲敲棋子,著书泼墨。这样诗画般的生活,唯在梦里水乡才有,如今也呈现在海龙湖畔。

一叶红舟渡花雨,满池碧水秀梅城。海龙湖的美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,即使走遍天涯海角,也忘不了她的倩影。她融汇了我的乡思,也寄托了我的梦想……

黑土地